



现在很少可以见到那种半截是泥的缸炉了，那炉子的下半截是黑釉的缸，上半截是用泥埤好刷白的另半截儿。这种炉只有一个灶眼儿，只供夏天在院子里使用，炉上往往还张着一个白布篷，夏天一过，这半泥半缸的炉就会收拾起来，天要凉了。

忽然想起这种泥炉是因为忽然想起烧茄子了，烧茄子的味道可真美，要加大量的新蒜，新蒜不那么辣，却很鲜，把修长的茄子放弱火上烤，“呲呲呲呲”翻一个儿，“呲呲呲呲”再翻一个儿，还“呲呲呲呲”，最后是“噉噉噉噉”，茄子就差不多烤好了。茄子烤好，扔凉水盆里，然后要手脚利索地剥皮，外边的一层焦皮当然要去掉，里边的茄肉黄黄的，还带几分娇绿，用竹刀划过，加新蒜的蒜泥，加好酱油，淋纯正的好麻油，味道殊绝。以前的夏天里，似乎总是能吃到几次烧茄子，现在家家是煤气炉，想拖几只茄子来烤烤吃，真是难办。

闲话茄子

王祥夫

烧茄子最好用修长的那种，易熟。硕大的圆茄子圆不溜丢像皮球，外边烤焦了里边还未必肯熟。我一直以为这种圆不溜丢的茄子是新品种，以为那种长茄子才是我们本土的品种，因为我从小吃的茄子都是长的，及至看到了宋人的《蔬果图》，才知道那种圆不溜丢的茄子在宋代已经有了。

茄子似乎是怎么吃都好的蔬菜，蒸熟了，用手撕撕蘸三合油，很香。切片夹羊肉馅炸茄子盒儿，味道也真好。秋风一起，百木凋零，压韭茄子是一道美味。小茄子上笼蒸熟，一切两半，喷酒，放案板上压迫它，直把它肚子里的苦水滴漓沥沥都压出来，然后把碎蒜和茺荽

末子和盐一层一层地撒上去，一层茄子一层茺荽和盐，再一层茄子再一层茺荽和盐，都把它们好好儿码在小缸里，不可太咸，随吃随取，其美味他物难以替代。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阳原县，是出好茄子的地方，那里的茄子长得细溜长，高个儿的人，把身子挺直，手拎一只茄子，茄子尖儿会挨着地，举起来打人，“叭嚓”一声会从中中间脆断，真是好茄子，别的茄子会吗？

茄子的颜色和形状与其他蔬菜大不同，画茄子的画家大有人在，但那紫亮亮的颜色还真不好调兑，所以，画茄子画得好的画家真还不多。齐白石老先生的小水萝卜画得真好，西洋红和

胭脂兑开了，用笔在纸上那么一顿一顿，然后一拖，就是个萝卜。而茄子却让人作难，光不溜丢，没有根须，像太监的下巴。颜色也难调。茄子不好画，但好吃。

煤气炉可不可以烧茄子？也可以，但不是那个味儿。



砚边四则

张謇

（一）
挥毫愿作砚边人，几许功夫莫误身。
艺海寻珠思古意，书山览胜写新春。
闲来煮酒拈香梦，兴起烹茶洗俗尘。
借得云烟三万顷，吾心与墨两相亲。

（二）
心许砚边情未调，案头吟翰写妖娆。
笔书天地胸襟阔，笺染云烟境界超。
纵使溯源寻古意，终将放眼纳新娇。
人生道理莫如此，并蒂兼收自己调。

（三）
万籁悄然此夜长，一庭花漫自生香。
寂星流闪依银汉，孤月静明吟曙光。
但许书摹真草隶，须将辞赋宋元唐。
品茗醉在西窗里，坐挽寒声入榻旁。

（四）
清吟平仄度经年，弄翰销魂醉砚边。
梦笔半支风雅颂，心斋一扇道儒禅。
折腰料是红尘里，举首因循世俗前。
莫道情思今欲了，凭将永日赋云烟。

麦子黄了

左世海

灿烂的阳光
为麦子走向熟稔
疏通了甬道
清香的风
将涌动的麦浪
从田埂这头
推向旷野的深处
麦芒如此尖锐
在粗糙的掌心
却轻柔成几瓣舒展的叶子

轻轻吹一口气
便有丰满的音符
在指缝间跳动

村庄开始忙碌起来
多少古铜色的微笑
站成远眺的造型
听由远而近的收割机
将丰收
喊出喉咙



大山深处

盛利者摄

老街味道

王国梁

怀旧老电影，里面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情怀。有人说，老街的烟火气息最浓。是的，老街因为老，承载的东西就多。老街上的东西，一直在不断叠加。仿佛阅尽沧桑的人，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里有故事，所以老去了。与老街有关的人多，与老街有关的故事多，与老街有关的记忆多。老街就像是一条隐藏在都市中的线索，牵出来诸多纵横交错的故事。同时也会让你瞬间明白，长长时光做了多少铺垫，漫漫岁月设了多少伏笔。老街的故事，永远没有结局。只要有人在，老街的繁华热闹就会继续。老街上的 人，有的去，有的来，有的世世代代扎根老街，血脉已经与老街相融。老街的风景，也在慢慢老去。树慢慢老去，花谢了又开，开了又谢。一

条老街，浓缩了寒暑变迁，浓缩了生活五味，浓缩了人生百态。
不知你发现没有，老街是有一种光芒的。那种光芒，就像是老古董的温润之光，朴拙沉郁，淡然宁静。踏入老街，你的脚步都忍不住要放慢一些。老街的一隅，有一棵梧桐树。我第一次来这里就注意到了它，20多年的漫漫时光里，它默默地矗立着，春来发芽，夏初花开，秋天落叶，每年冬天，这棵梧桐树上都保留着不少枯叶。这些叶子好像是不甘心落下，怕错过了老街精彩的故事。时光不语，看似寂寞的老梧桐，其实是最不寂寞的，它静守四季更迭，静观来来往往的人。它看似不动声色，却一年比一年更加粗壮茂盛。
老街上还有几家店铺，老得总让我

想到“百年老店”这个词。或许它们没有一百年，有的超过了一百年也说不准吧。它们一直是老街上的一道风景，店主人有的换了几茬，有的一直没换，老店的风格和牌匾一直都是老样子，有的牌匾已经褪色。这几家老店，仿佛是老街的皱纹一般，让老街看起来更老了。尤其是一家炸鸡店，多少年了都是那个味道，远远就能闻得到。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变化万千，这种味道始终固守本真。

老街的味道，那么熟悉亲切。老街见证着人世间的风雨沧桑，是一种酸甜苦辣的记忆，也是一个曲曲折折的故事。那天听到一首歌：“也许那老街的腔调是属于我的忧伤，嘴角那点微笑越来越勉强。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放不下熟悉片段，回头望一眼，已经很多年时间。”这首歌的名字叫《老街》，听得我有种眼泪涌上来的感觉，老街的味道，就是这种怅然若失又拥一切在心的感觉。

野趣

杨崇滨

野者，美也。野之趣，就在于它的野香野味，野情野韵。

山野的一水一石，是情趣。少时读到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句子，便很是喜欢。尤其喜欢于山间，看那清清澈澈的山涧、溪流，从岩礁、石板上或急淌或缓流，心也随之欢快、舒畅起来。

田野的一苗一禾，是闲趣。有诗为证：“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脚。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这是宋人杨万里的《插秧歌》。全家总动员，其乐融融地插秧。丈夫把秧苗抛给妻子，小儿拔秧苗，大儿插秧。孰料天公发威，大雨滂沱。农妇呼唤农夫暂歇片刻，先把饭吃了，农夫弯腰低头劳作，没有应答，只是说道，要管好家里的小鹅小鸭，免得它们到田里糟蹋立足未稳的庄稼。这诗呀，一次次诱惑我做起插秧的田园梦。

旷野的一虫一鸟，是谐趣。张岱在《夜航船》中记述，“南海有虫，无骨，名曰泥。在水中则活，失水则醉，如一堆泥。”这只叫“泥”的小虫，离开了水，就醉了，散乱成泥。真的奇怪，一个人喝醉后，他怎么也会变成一只小虫子？有趣！人在少年时，总会与几只虫子相遇的。可恨的是蚊子，对我们表示“亲热”，却不是我们的朋友。可爱的蜻蜓，身子修修长长的，羽翼又薄又透明又很柔美，飞起来格外动人。驻在花间，停在荷塘上，让人浮想联翩。鸟是自然界的精灵，是天空中的明信片。乡村鸟趣也是无穷的。很多时候，有不知名的鸟在窗前轻捷地飞

过，它们欢快地抖动着翅膀，或翩翩起舞，或相互嬉戏，或箭一般掠过，声音时而清幽，时而激越，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像一支古典的曲子，像一首民族音乐，像贝多芬琴下流淌出的韵律……

荒野中的一人一物，是风趣。所有的山，飞鸟全都断绝；所有的路，不见人影踪迹。江上孤舟，渔翁披蓑戴笠，独自垂钓，不怕冰雪侵袭。这是唐朝诗人柳宗元的《江雪》，他冒雪于寒江“独钓”——钓的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莽莽情怀吧？想起这位“钓哥”，让我忆及诸多古之贤哲。开垂钩先河的大概是三千多年前的姜子牙，这位古稀老翁在渭水边用直钩垂钓。白居易在诗中评他是，“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他钓的是报国大志——他要辅佐周天子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先哲庄子也曾 在濮水边垂钓。面对楚国大夫委以卿相重任，他心似清澈秋水，身如不系之舟，始终“持竿不顾”，并笑答：“吾将曳尾于涂中”——他钓的是精神自由与闲适人生。严子陵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少年同窗，他坚辞皇帝许以“谏议大夫”要职，到富春江垂钓去了——他避世山野，钓的是名士风范与独立人格！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菜花园圃槿花篱，麦满前坡水满池。”“野花横竿拦鸭过，牧儿携笛倚牛吹。”“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风云雪月，山川草木，鸡犬虫鱼，砖头瓦块等等，原野中的天地万物皆有趣，只等我们用有趣的灵魂去发现！

古城

郭继生

九龙生辉迎朝阳，
鼓楼夕影收云光。

华严梵音催日落，
流光溢彩古城煌。

恒山远望

郭永忠

坐地无缘穹碧透，
焉知物物有低高。

一登峰顶眼前阔，
收尽云波万里涛。

壬寅夏寄远

溪山清远

花落香枝春可叹，
萋萋芳草平林碧，
杳杳青山薄暮悬。

炎夏旅途空怅望，
清潭溪水起漪涟。
闲窗夜月家书托，
惊梦乡心故土牵。

风，吹过夏日的原野

张承斌

一粒粒汗珠浇灌过的原野
炸开一个旺盛的季节——
噼里啪啦，哔哩叭叭

仿佛万物都不肯落后于谁
它们在拼命加速度，展现
向上的力量

这长着翅膀的精灵，终日
在天地间来回巡查

那支隐形的笔深藏不露
所到之处，色彩缤纷，一片浓郁

午后的树荫下，棋盘的阵势不退
层层围观的脑袋，像地上拼命生长的
西瓜。一头老牛，悠闲地咀嚼着
旧日的慢时光

有风来此张望
他们却浑然不觉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vunqanq@126.com

歌唱。天亮时，它们便“嗖”地振翅高飞，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真是如此。
傍晚，禽鸟归巢时刻，这对麻雀也结束了一天的辛劳，双双归飞。然而，回来后，它们不忙着进窝，总是警惕地左右顾盼，像是探索，也像是与我们打招呼。然后，一只先进去，确定巢穴没有任何异常后，才召唤另一只进去。尽管这些年我们一家与它俩相安无事，但这样的警惕，它们丝毫没有放松。

夜晚，它俩有时冷不丁用爪子划拉几下阳台的天花板，“噌噌噌”的响动，会吓我一跳，以为家里有陌生的脚步造访。当我知道是它俩“捣乱”，便会心一笑，猜想，也许它们是在调整睡姿，或是故意给我使一点小调皮。偶尔，我回家稍晚一些，开门声和脚步声在夜间显得格外响。这时，它俩异常警觉，爪子的划拉声较往常要频繁，似乎提醒着彼此是否会有危险。于是，我尽量脚步轻慢，或者不开灯，免得惊扰它们，让它们俩安静地享受巢里的温暖。

每一个生命都有尊严，既然它俩选择与我 为邻，我就该珍惜这份相守的美好。这些年，我们习惯了这对麻雀的存在，它们也信任并习惯了我们。做家务时，免不了开窗户抖搂抹布，或伸出扫把磕一磕，如果它俩正在窗外停落，不是受惊快速飞走，而是若无其事地跳来跳去，只与我们保持距离。逢着阳光朗照的天气，它们也会给自己“放个假”，把“子女”和“亲朋”招来。阳台的护窗一边梳理羽毛，一边叽叽喳喳地鸣叫，像催我起床，也像为新的一天的到来而

敞温暖的巢穴，也许是招呼大家来欣赏一窗之隔的我们的家。

我相信每一种生灵都有各自的语言，只是，我们无法彼此交流而已。

母亲回忆说，这对麻雀当初“落户”时，身体健壮，羽毛亮丽，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俩也步入了“老年”。每年孵化的小雀儿一窝一窝地长大，一只一只地飞走，但它俩依然守着它们的“家”，不愿离去。除了孵小雀儿时，它俩白天会频繁地进出巢穴，显得异常忙碌，其余时间，从不轻易飞回，几乎一整天都在外面觅食忙碌。

每一个生命都有尊严，人类如此，动物亦然。我想，如果我做出一些不友好的举动，比如，无情地轰赶这对麻雀，或者突然吓唬它俩，那么，它们一定会立刻远走高飞，再也不会飞回。在这个由人类主宰的世界，动物同样拥有尊严，所以它们不会那么做，不会驱赶这一对可爱的鸟儿。

大千世界，只要人类善待动物，与之和谐相处，动物永远也不会伤害人类，更愿意坚守自己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比如这对麻雀，我丝毫不觉得它们有碍我的生活，而是与我互为邻居，因为它们的存在，我孤寂的生活里有了许多欢快。只要它俩愿意在此久居，只要阳台的隔层能给它们一个温暖的“家”，那就让它们在此长留吧。

我想到了一个词：信赖。

因为信赖，这对麻雀一定会在我家长留，也一定还会在此“生儿育女”。生命与生命为伴，灵魂也有了依存，这个世界的 美好便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四季花开

一个年轻人，还不到四十岁，便身患重症。人走到困境，简直就是万念俱灰。之前，周围人议论生活中任何的不幸，都与自己无关，而当自己有一天遭遇这样的不幸时，才明白了伤痛的滋味。

然而，世上许多的灾难都不是人能掌控的。灾难降临时，谁都会悲痛，但更得面对、得承受，并去找解决或战胜的办法。年轻人沉沦了一段时间日后，决定出去旅行，也许美景能疗治自己心灵的伤痛，能有助于病情的缓解，而且希望有生之年尽量再多看一些世间风光。于是，他买了份地图，把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在图上及一标注，做好了出游准备后，便由近及远，开始一站一站的旅行。

从出发那天起，年轻人告诉自己，不管走到哪儿，邂逅什么样的风景，都要心怀快乐，用最好的状态去欣赏。每走一站，他都从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开始，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景点去参观，并把拍摄的照片上传至网络，与亲朋分享。尽管身有重病，但沉浸在美景中，年轻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个“病人”，而病魔竟然也没来打扰他。

走到第五站，在晋北一个种杏树、开杏花 的村庄，年轻人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繁花”。那是仲春时节，正值杏花绽放。山头上、田地边、屋舍前，处处繁花似锦，村子成了一片花海。置身铺天盖地的壮美中，他懂得了：任何一种生命都有缤纷和绚丽，而任何一种生命也都会逝去。不过，与花海带给他的震撼

相比，他在村里遇见一对老夫妻，他却让他落泪了。

这对老夫妻七十开外吧，就生活在这个村里，膝下无儿无女，靠种葵花、卖瓜子为生。老婆婆说，她儿乎每天都要和老伴儿出来卖瓜子。攀谈中，年轻人得知，老头儿患有白内障，而且很严重了，视力几乎为零，但又没钱做手术。老婆婆说，如果她出来卖瓜子，把老伴儿独自留 在家里，她不敢心，便带着一起出来，希望尽快能攒够治眼病的钱。
听了老婆婆的话，年轻人很是吃惊，便端详那老头儿。老头儿坐在老婆婆身旁，因为视力原因，无法为她帮一点儿忙，只能那么坐着，像个听话的孩子。老婆婆身子骨还不错，从摆摊的麻利可见一斑。她说，虽然摆摊要操心，但带着老伴儿，她从不烦，也不埋怨，一面要给买家称瓜子、找钱，一面还不忘叮嘱老伴儿多喝水。“他都这样了，我不照顾他，谁照顾他！卖了瓜子，攒够了钱，就给他做手术。”

老婆婆一边说，一边抓了把瓜子，递到年轻人面前，说：“你尝尝，咱自个儿种、自个儿炒，放心！”年轻人不好意思拿，便张罗着要付钱，老婆婆说：“不用！你尝好了再买也行！”说完，看着年轻人，很感慨地又说：“瞧你，多年轻，身体多好，好好享受生活吧。我们老了，一辈子哪儿也没去过，也不知外面的世界啥样！他的眼睛要是治好了，我们再多活几年。你看，村里年年开杏花，还有外地人来赏花呢，你可是赶上 了盛花期呀。”

听了老婆婆的话，年轻人一时无

随笔二章

许伟

言，但很快流下了眼泪。他好想把自己的境况告诉面前这位老婆婆，告诉她其实自己也患病在身，但一时又无法说出口。老婆婆猜面前这个年轻人一定遇着什么难事了，要不为啥流泪呢，便说：“这世上，谁活着也不容易，但生活不能放弃希望，不能没了盼头，得面对。一个人，要是心里没了盼头，日子就没什么指望了，所以呀，得给自个儿宽心。有盼头了，人就高兴，像是一年四季都能看见这满山满沟的春花盛开。”

老婆婆的一席话，让年轻人受了很多的感动。他没想到村里这个可能目不识丁的老婆婆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竟有这么宽广的胸怀和乐观向上的人生。他不知道那些瓜子全卖了够多少钱，但他知道，有老婆婆在，他们老夫妻俩便相守在一起。尽管老头儿的眼病暂时无法得到治疗，但他相信，那双眼睛一定有重见光明之日。

年轻人不知能为老头儿治眼病提供些什么帮助，便给他们留了点儿钱，又买了一大袋炒熟的瓜子。老婆婆坚决不收那钱，只照价收了瓜子的钱。看着老婆婆没有被生活压垮的脸上绽开笑容，年轻人说：“老婆婆，您才是生命路上真正的看花人，也是真正的乐观者。”

告别那个开满杏花的晋北小村时，年轻人百般思索，觉得旅行可能有助于